



05746

通志卷第一百三十

宋 右 迪 功

鄭 四 鄭

書 樵 棗

漁

仲

撰

列傳第四十三

晉

王敦 沈 充 桓 温 孟 嘉 桓 元 卞 範 之 王 彌 殷 仲 文 王 彌 張 昌 陳 敏

王如 杜曾 杜弢 王機 祖約 蘇峻

孫恩 盧循 徐 道 譙 縱 覆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日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

通志

卷宿字

列傳四十三

一

在坐有女技吹笛小失聲韻愷便驅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彊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而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為兖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彥被齊王冏檄

懼倫兵疆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大傅而選用表請尙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疆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尙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二

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弼等作亂荆州刺史周顛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弼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繼援及侃破弼敦上侃爲荊州刺史旣而侃爲弼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爲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弼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

頃之杜弼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會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元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禪遣使求效忠節尙未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三

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爲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撻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

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
廝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
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
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竝授賢雋少慰有識各
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
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
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疏聞
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
處已求當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
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四

臣每慷慨於遐遠媿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
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盼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疏
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
從所蒙竝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
入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
未詳所由惶媿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
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
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
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
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

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師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職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聞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逾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二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

通志

卷百三

列傳四十三

五

才義動靜顧間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遺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間外手控疆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

欲以從事中郎陳頌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
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
閒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
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
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
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前在
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
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
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已來未有
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

通志

卷宿字

列傳四十三

六

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
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
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
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
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
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
或父兄時事身與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
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
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鬻養未有隗比雖無忌
宰詬弘恭石顯未足爲論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

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
志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
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
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
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勳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
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剋悟不失
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
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
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聞
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四海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七

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以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
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胸臆摧破泣
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
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奸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
朝臣介石之機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
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
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
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竝會京師敦兄含
時爲光祿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

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剋不如攻石頭周扎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扎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扎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敦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宮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竝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舍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

通志

卷四十一

列傳四十三

八

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虎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旣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師岳牧悉出其門徒舍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遂爲徐州舍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恆謝雍爲爪牙充等竝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

已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舍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尙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扎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尙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舍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讚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

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弊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忍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彊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羈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扎周蕊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非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辨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窺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尹嶠建威將軍趙允虎旅三萬十道竝進平西將軍邃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武將軍瞻精銳三萬水陸齊執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允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壺驍騎將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十

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羨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疋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

通志

卷宿宇

列傳四十三

士

悽愴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假三年休詔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乃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尙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執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姦臣爲名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縣縣或云已有不諱悲懼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搃腕

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彜羣賢忠義之心抑姦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於門宗年逾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

通志

卷信字

列傳四十三

三

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謂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全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恆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勦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大小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國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

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
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
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慙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
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
夫福如反手用之卽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
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
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
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懼也含不答帝
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
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
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執而起
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
頻戰破之敦謂羊鑑及子應曰我亡後應卽位先立
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
蔽之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
死時年五十九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
廳事中與諸葛瑤等常縱酒淫樂沈充自吳帥衆萬餘
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
已掩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執挫持疑猶豫必至禍敗今
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執極水軍之用

通志

卷四十一

列傳四十三

三

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旣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竝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屍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旣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鑑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觀土徐馥焚首前朝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五

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宏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疏朗性簡脫有鑑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唯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技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唯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

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着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竝放之時人歎異焉沈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于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爲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爲敦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通志

卷百一

列傳四十三

五

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飄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歎念別惆悵會復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爲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重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已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弒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內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

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補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有罪與之更始況見機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曉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三

六

也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尙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縣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恆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爲都

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温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温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温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温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閬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温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七

於是攻之勢衆大潰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遯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笮堅勸勢降乃面縛輿觀請命温解縛焚觀送于京師温停蜀三旬舉賢旌善爲尙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愉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韓璩等皆蜀之良也竝以爲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温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武死温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已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迹亦相羈縻而已八州

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
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謀避之又
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內外噂喏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
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卽廻軍還鎮上
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
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
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其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
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恥
未雪幸因開泰之時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
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六

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疑
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
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
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當於陽秋陛下
以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
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
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心胸交亂過於四國此古
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水
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路
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

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修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苻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嶢柳愁思埏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桓沖戰白鹿原又爲沖所敗雄遂馳襲司馬勳勳退次女媧堡溫進至灞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民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滿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英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問其故答曰溫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

通志

卷百三

列傳四十三

五

似恨雖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綬諡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輶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復修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旣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

通志

卷宿宇

列傳四十三

宇

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沖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駿出

黃城討變賊文廬等又遣江夏相劉帖義陽太守胡驥
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師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
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其
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
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
洛陽上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旣至休泰
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
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旣往
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元明之德鳳
栖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備知
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
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
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颿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
齊契今江河悠濶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
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旣廻衆星斯仰本源旣
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
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
誅而自絕矣故圓通貴於無滯明哲尙於應機介如石
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旣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
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五

始元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疆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申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江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一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

通志

卷百三

列傳四十三

三

宣信順交暢井邑旣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鑿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之所疑伏願陛下決元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旣就此功旣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邱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

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温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温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省官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彝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故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侍中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三

顏旄宜旨召温入參朝政温上疏曰方攘除羣凶埽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而朝論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鞞鞞戎務役勤思苦苦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庭參贊無爲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願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梁益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盤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皇居仄陋於東南神葉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

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昱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卽無煩以臣疏鈍竝閒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温温至赭圻詔又使尙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温于洌洲議征討事温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温性儉每宴惟下七奠棹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覲非望或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五

衆莫敢對旣而撫枕起曰旣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温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暉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暉將慕容垂末波等帥衆

八萬距温戰于林渚温擊破之遂至枋頭温先使袁真
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
門軍糧竭盡温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畱鑿井
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温軍敗
績死者三萬人温甚恥之歸罪於真表廢爲庶人真怨
温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暉帝遣侍中羅
含以牛酒犒温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温于涂中詔以
温世子給事熙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

主薨詔賻布千疋錢百萬温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尺之
孤且年少未宜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

通志

卷第卅

列傳四十三

三

鎮之時温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
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爲嗣事慕容暉苻堅
竝遣軍援瑾温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
暉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邱破之温率二萬人自廣陵
又至瑾嬰城固守温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鑑
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
北温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
禽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師斬之瑾所侍
養乞活數百人悉阮之以妻子爲賞温以功詔加班劍
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温旣負其才

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十萬絹二萬疋布十萬疋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腳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於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五

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爲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進溫丞相大司馬本官如故畱鎮京師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爲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疋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爲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

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日一夜頻有
四詔温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
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
不豫霍光啓嗣嗚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
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
鑑內輔幼君外禦疆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
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爲
宜至如臣温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
病懼不久支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
詔家國事一稟之於温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初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三

五

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旣不副
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
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卽位詔曰
先帝遺敕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
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
施行復遣謝安徵温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虎賁六十
人温讓不受及温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
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敕尙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
寮皆拜於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皆震懼失色或云因
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温旣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尙書陸

始赴廷尉責替慢也罪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
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
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頰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
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爲温
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遊故温
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崇因而遇疾凡停
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
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疾篤密緩其事錫文未
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於朝堂三日詔

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錢二
通志

卷宿字

列傳四十三

三

百萬布二千疋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
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鑿輅黃屋左纛輜
輶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優冊卽前南
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十萬絹二
萬疋布十萬疋追贈丞相初沖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
任温曰伊等不爲汝所慮分温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
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温六子熙濟韻禕偉元
熙字伯道初爲世子後以才弱使沖領其衆及温病熙
與叔祕謀殺沖沖知之徙於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
俱徙長沙韻字叔道賜爵臨賀公禕最愚不辨菽麥偉

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爲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荆益
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嗣溫爵元別有
傳孟嘉者字萬年江夏鄆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
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
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謂弟翼
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爲豫章太守
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府州人士嘉坐次甚遠裒
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
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
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焉後爲征西桓溫將軍
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史竝著
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
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
著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歎嘉好酣
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
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曰
漸近使之然一座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
卒於家

通志

卷宿字

列傳四十三

完

桓元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

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
火珠炯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
有娠及生元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曰靈寶嫺媪
每抱詣温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温甚愛異之
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温服終府州文武
辭其叔父冲冲撫元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元因涕淚
覆面衆竝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疏朗博綜藝術善
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
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温有不臣之迹
故折元兄弟而爲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

通志

卷宿字

列傳四十三

三

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
官歸國自以元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
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
虎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
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
北清河洛使竊盜之寇繫頸北闕園陵修復大恥載雪
飲馬灞滻垂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
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旣朗四
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
昔太甲雖迷商祚無憂昌邑雖昏弊無三孽因茲而言

晉室之機危於殷漢先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既往蒙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啓嫌謗之塗開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剋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於陛下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正寔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朝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顏可以尸享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三

三

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元宮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錄舊勳竊望少垂愷悌覆蓋之恩疏寢不報元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元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旣執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其所廻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爲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爲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覲爲荆州君何以處之

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元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爲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旣行桓文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元匡正朝廷國寶旣死於是兵罷元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元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三

三

元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元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於臨川元遣偏軍追獲之元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旣死庾楷戰敗奔于元軍旣而詔以元爲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廻舟西還屯於尋陽共相結約推元爲盟主元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尙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修復仲堪以相和解初元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爲盟主元逾自矜重佺期爲人驕悍常自謂承籍華胄江表莫比而元每

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卽欲於壇所襲元仲堪惡佺期兄弟虓勇恐剋元之後復爲己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元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於夏口隆安中詔加元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元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爲援初元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恆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元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元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適屯於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

通志

卷宿宇

列傳四十三

三

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元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參軍元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徑造金墉使仲堪收揚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旣得元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元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饑者倉廩空竭元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元聲云朝廷遣佺期爲已前鋒乃授

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竝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偉違
遠不知所爲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元
書辭甚苦至元曰仲堪爲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
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元旣至巴陵仲堪遣衆距
之爲元所敗元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
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侏期自襄陽
來赴與兄廣共擊元元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侏期等方
復追元苦戰侏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鄧城元遣將
軍馮該躡侏期後獲之廣爲人所縛送元竝殺之仲堪
聞侏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元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三

令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元都
督荆司秦梁寧益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修
爲江州刺史元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
八郡復領江州刺史元又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
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元於是樹用腹心
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師
元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乃復上疏請討
之會恩已走元又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刺史鎮夏口
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
馮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於江南立武寧郡更

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達
豫章太守郭昶之元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
所歸屢上禎祥以爲已瑞初庾楷旣奔於元元之求討
孫恩也以爲右將軍元旣解嚴楷亦去職楷以元方與
朝廷構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己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
許爲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元元從兄石生時爲太
傅長史密書報元元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
討已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旣聞元顯欲伐之甚懼
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元曰公英略威名震天下元
顯口尙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頓兵近畿示以威賞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三

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人境自取蹙弱乎
元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
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元旣失
物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爲用常有廻旆之計旣過尋
陽不見王師意大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繫之至
姑孰使其將馮該持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尙之
尙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元降元至新亭元顯自潰
元入京師矯詔曰義師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
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尙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

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
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元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
之惡徙道子於安成郡害元顯於市於是元入居太傅
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參軍荀遜
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尙之等流尙
之弟丹陽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
簿毛遜等於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於道以兄偉
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爲左僕射
加中軍將軍領選修爲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石生爲
前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陽尹王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三

五

謚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爲大亨元讓丞相自
署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綠綬綬
增班劍爲六十人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元將
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謚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
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旦爲心元善其
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
焉旣至姑孰固辭錄尙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
事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
之思歸人統及元初至也黜凡佞擢賢儁君子之道粗
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侈衆務

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元令振貸之百姓散在山湖採柶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元又害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皆劉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軍高雅之牢之子敬宣竝奔慕容德元諷朝廷以己平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戶平仲堪佷期功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元以豫章改封息昇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三

三

桂陽郡公賜兄子俊降爲西道縣公又發詔爲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二年元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元本無資力而好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元曰書畫服玩宜常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是歲元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修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元以桓修兄弟職居內外恐權傾天下元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元便作樂初奏元撫節

慟哭既而收淚盡歡元所親仗唯偉偉既死元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爲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尙書事王謐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允中書令加桓修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又矯詔加已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元屢僞讓詔遣百僚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三

敦勸又云當親降鑾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温爲楚王南康公主爲楚王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爲尙書刁達爲中領軍王嘏爲太常殷叔文爲左衛皇甫敷爲右衛凡衆官合六十餘人爲楚官屬元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府新野人庾仄聞元受九錫乃起義兵襲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衆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南蠻參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爲內應仄本仲堪黨桓偉既死石康未至故乘閒而發江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以討仄爲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仄

衆散奔姚興彬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起兵遣收之元徙亮於衡陽誅其同謀桓奧等元僞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畱之遣使宣旨元又上表固辭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畱焉元好逞僞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明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元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廼換改易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菑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諂譽逆忤黨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元矯制加己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虬宮縣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元乃多斥朝臣爲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二

五

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綬

禪位於已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於琅邪廟初元恐帝不肯爲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元甚喜百官到姑孰勸元僭位元僞讓朝臣固請乃於城南七里立郊壇篡位以元壯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識者覘其不終元於是下書大赦改元永始賜天下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初出僞詔改元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四

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又下書以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爲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遷帝居尋陽卽陳留王處鄴宮故事降永安皇后爲遷陵君琅邪王爲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爲寧都縣王豁孫稚玉爲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爲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爲醴陵縣王贈冲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允襲爵爲吏部尙書冲次子謙爲揚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脩爲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歆臨賀縣王禕富陽縣王

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爲輔國將軍
濬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謚爲武昌公班劍二十人卞範
之爲臨汝公殷仲文爲東興公馮該爲魚復侯又降始
安郡公爲縣公長沙爲臨湘縣公廬陵爲巴邱縣公各
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觀陽皆降封百
戶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
左長史王綏爲中書令崇桓謙母庾爲宣城太妃加殊
禮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守衛四十人元入建
康宮逆風迅激旂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妓
樂殿上施絳綾帳鏤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五

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仙蓋之
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
月元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干輿乞
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子祖
改尙書都官郎爲賊曹又增置五校三將及彊弩積射
武衛官元興三年元之永始二年也尙書答春蒐字誤
爲春蒐凡所關署皆被降黜元大綱不理而糾摘纖微
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爲皇后將脩殿宇乃移入東宮
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爲三道更造大輦
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

馬又作徘徊與施轉關令廻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得申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元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例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元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齊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游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葺服之內不廢音樂元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元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謹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頓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聖

振武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爲內應至期裕遣

周安穆報之而邁惶懼遂以告元元震駭卽殺扈興等
安穆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
竹里元移還上官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揚
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
桓脩遣頓邱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
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
梟其首元聞之大懼乃召諸術人推算數爲馱勝之法
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
元曰人或可怨爲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
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元曰卿何不諫對曰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三

五

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元愈忿懼使
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
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
竝前元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元益憂惶遣武
衛將軍庾曠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
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
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元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
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
相與南奔初元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
太白又入羽林元甚惡之及敗走腹心或勸其戰元不

服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元胸而撫之元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元誅元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元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殷仲文自後至望見元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元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元於道作起居注敘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違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元至江陵石康納之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三

四

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尙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脩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羣黨曰卿等竝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元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荆雍一匡京室聲被八方矣旣據有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元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頃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

之以恩也元左右稱元爲桓詔桓允諫曰詔者施於辭
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苻
堅爲苻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元曰此事
已行今宣敕罷之更爲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荆
江郡守以元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元悉不受
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元遣遊擊將軍何澹之武衛
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淝
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衆至弋陽爲龍驤將
軍胡諱所破振車馬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
澹之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元率船艦二百發江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聖

陵使苻宏羊僧壽爲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爲散騎常
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
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
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
食言放對曰劉裕爲唱端之主劉毅兄爲陛下所誅竝
不可說也輒當申聖旨於何無忌元曰卿使若有功當
以吳興相敘放遂受使入無忌軍魏誅之破桓歆于歷
陽諸葛長民又敗歆于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
下邳太守孟懷玉與元戰於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元
兵甚盛而元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

鬪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燒輜重夜遯
郭銓歸降元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
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元畱永安皇后及皇
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元艦求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
元奉二后奔于夏口元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元
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
行元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閭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
交橫元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
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
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

通志

卷之三

列傳四十二

吳

子脩之爲元屯騎校尉誘元以入蜀元從之達枚回洲
恬與祐之迎擊元矢下如雨元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
身蔽元竝中數十箭而死元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
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元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
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
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曠之戰死昇云我是豫
章王諸君勿見殺遂至江陵市斬之初元在宮中恆覺
不安若爲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
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綉具及元建
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

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
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
桓謙亦聚衆沮中爲元舉哀立喪庭僞諡爲武悼皇帝
毅等傳送元首梟于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
等攻桓謙于馬頭桓蔚於龍洲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
振該等距戰於靈溪道規等敗績死沒千餘人義軍退
次尋陽更繕舟甲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
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懷肅攻何澹之於西塞磯
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僞太
守王晏魏詠之劉藩破桓石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七

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江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
軍進次夏口僞鎮東將軍馮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
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
道規攻偃月壘無忌與檀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
騰赴叫聲動山谷自辰及午二軍俱潰馮該散走生禽
山客毅等平江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
桓放之爲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
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僞雍州
刺史桓蔚無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
魯宗之率衆於柞溪破僞虎賁中郎溫楷進至紀南振

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
破馮該軍推鋒而前卽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
與謙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
特免桓允一人桓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
苻宏寇安成廬陵劉敬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
桓謙何澹之温楷等奔于姚興桓振與宏出自湏城襲
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
振及僞輔國將軍桓珍毅於臨鄣斬僞零陵太守劉叔
祖桓亮苻宏復出寇湘中害郡守長史檀祗討宏於湘
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斬亮於益陽其餘擁衆假號皆
通志

卷四

列傳四十二

四

討平之詔徙桓允及諸黨與於新安諸郡三年東陽太
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建桓允爲嗣曹靖
之桓石松卞承之劉延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
之并誅其家屬後桓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爲荊州
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荊州刺
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
太元中自丹陽丞爲始安太守桓允少與之游及元爲
江州引爲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後
元爲篡亂以範之爲丹陽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冊命

進範之爲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元僭位以範之爲侍中
班劍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卽範之
文也元旣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命元勳
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傲慢衆咸畏嫉之義軍起
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爲劉毅所敗隨元西走元又以
範之爲尙書僕射元爲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
在側元平斬於江陵殷仲文南蠻校尉覲之弟也少有
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卽引爲驃
騎參軍甚見賞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爲元顯征虜長史
會桓元與朝廷有隙元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三

吳

新安太守仲文於元雖爲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元平
京師便棄郡投焉元甚悅之以爲諮議參軍時王謐見
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仲文寵遇隆重兼於
王卞矣元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
元九錫仲文之辭也初元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
免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以佐命親
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
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元爲劉
裕所敗隨元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至
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尙書帝初反

正仲文抗表待罪乞解所職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徒疇昔所輕者竝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脩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闡孔甯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慌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允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竝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頡魏元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遊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柏根起於東萊之愷縣彌率家僮從之柏根以爲長史柏根死聚徒海渚爲苟

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爲羣盜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預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械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尙彊歸無所厝劉淵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三

五

淵淵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淵勸稱尊號淵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閒大敗之死者十六七淵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邱陷五十

餘壁皆調爲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大陽討劉淵武部將軍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度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暉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爲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五

因破越軍彌復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民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于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鑑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

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暉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衆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及彌破洛陽也多遣勒美

通志

卷百一

列傳四十三

五

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暉又勸彌徵曹嶷藉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暉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已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爲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暉彌未之知勒伏兵請彌殺之并其衆張昌已義陽蠻也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逃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

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縣停留者五日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爲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民及避戎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爲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爲所破昌徒衆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得其器械據有江夏卽其府庫造祆言云當有聖人出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五

山都縣吏邱沈遇於江夏昌名之爲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爲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爲劉尼稱漢後以昌爲相國昌兄味爲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爲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其傍衆鳥羣集詐云鳳凰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皆圖反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羣小亘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一時焱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衆十三萬皆以絳科頭櫛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

夏舊姓江安令王傴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
傴蕤懼密將家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
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
家追隨傴等不豫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
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跳刀走戟其鋒不可當
請臺敕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
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
守昌遣其將軍黃林爲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
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
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
昌害太守昌自領其衆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
陽害新野王歆昌別率石水東破江揚二州僞置守長
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
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
桀盜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爲務人情漸離是歲詔
以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
軍蒯桓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揚
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
降萬計昌乃沈竄于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

同黨竝夷三族

通志

卷四

列傳四十三

五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郡廩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趨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剋遂至揚州廻討徐州賊封

通志

卷宿字

列傳四十三

五

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爲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犇喻使赴國難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爲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軍郡守榮等竝僞從之敏爲息娶卓女遂相爲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

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
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
命寮佐以已爲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
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
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江東首望悉受敏官
爵乃遺榮等書曰陳敏本以倉曹令史頑冗下材朝廷
以石水之亂錄其微功越次超授庶其有韓盧一噬之
效而本性凶狡貪榮于運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天道伐
惡人神所不佑雖阻長江命危朝露蓋忠節令圖君子
高行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諸賢既吳會仁人竝受國

通志

卷四十一

列傳四十三

七

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奸人之朝降節
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遙度雅量豈獨是安況
今皇輿東軒行卽紫館廟謨遠算潛運帷幄便當發荆

州虎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曜武
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汎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
賊建鄴而諸賢復何顏見中之州士邪僕與諸君昔爲
同志今已異域往爲一體今成異身引領南望情存舊
懷願圖良策以存喜謀也敏凡材無遠略一旦據有江
東刑政無章不爲英雋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爲患周
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慙色玘榮遣使

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爲內應準遣揚州
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
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閔爲歷陽太守戍牛渚錢
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錢
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
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爲內應廣先勒兵在朱
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率萬餘人
將與卓戰未獲濟榮自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敏單
騎東奔至江乘爲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
稽諸郡竝殺敏諸弟無遺焉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五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
流人有詔竝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
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
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擊如戰于
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
是南安龐實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
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
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已也乃厚賄於勒結爲兄
弟勒亦假其疆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
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

勒素怒脫貳已憚如脣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剋智力竝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號險難畜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爲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五

甚以爲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開宴請劍舞爲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荊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會竟陵太守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曾心不自安

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
會荊州賊王冲自號荊州刺史部衆亦盛屢遣兵鈔亢
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會會勸令擊之亢以爲然會自亢
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冲之兵亢遣精騎出
距冲城中空虛會因斬亢而并其衆自稱南中郎將領
竟陵太守會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愍
帝遣第五猗爲安南將軍荊州刺史會迎猗於襄陽爲
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弼乘勝擊會
有輕會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料其
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會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卒

之於石城時會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會密開門突侃陣
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會將趨
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旣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
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會凶狡所
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梟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
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籍會爲外援不從
侃言會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
王廙爲荊州刺史會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會皆爲
會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剋訪潛遣人緣山開
道出會不意以襲之會衆潰其將馬儁蘇溫等執會詣

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允等皆乞會以復寃於是斬曾而昌允鬻其肉而噉之長壽縣志杜弼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爲符節令父胗略陽護軍弼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爲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荆湘間而爲舊百姓之所侵苦竝懷怨恨會蜀賊李驤殺縣令屯聚樂鄉衆數百人弼與應詹擊驤破之蜀人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爲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時弼在湘中賊衆共推弼爲主弼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嚴佐率衆攻弼弼逆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弼敗於巴陵弼遂縱兵肆暴僞降於山簡簡以爲廣漢太守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領州事因率衆討弼反爲所敗察死之弼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鑑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荊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弼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許弼乃遣應詹書布其誠款辭旨哀苦詹甚憐之乃啓

通志

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三

空

呈弢書請遣大使宣揚聖旨以赦其罪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叛逆一皆除之加弢巴東監軍弢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眞領精兵三千爲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眞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眞遂降侃衆黨散潰弢乃逃遯不知所在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似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常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己亞遂與友善內

通志

卷宿字

列傳四十三

空

綜心膂外爲爪牙尋用爲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爲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衆迎機敦遣參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歸郭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

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勳轉爲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旣爲碩所距遂往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

通志

卷信序

列傳四十三

空

素有志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温邵劉沈等竝反尋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温邵劉沈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卽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遊觀者盈路初爲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逃之弟也初以孝廉爲城臯令與逃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逃過江元帝稱制引爲掾屬與陳畱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妒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爲人所傷疑其妻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噤囂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

違命輕出旣無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

通志

卷四十一

列傳四十三

五

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及逃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遇逃卒自侍中代逃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逃之衆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衆次壽陽遂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爲北境藩扞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衆逼之約

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逼胡寇約謂爲棄已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竝傾險好亂更讚成其事於是命逃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剋京師矯詔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閭秃貌類約光謂爲約而擒之約逾垣獲免光奔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爲內應勒遣石聰來攻之約衆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於皖城會毛寶援宣

通志

卷宿字

列傳四十三

室

擊渙敗之趙允復遣將軍甘苗從三焦上歷陽約懼而夜遯其將牽騰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于石勒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善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旣至于市袍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

賜於胡初逃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邱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爲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彊遣長史徐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遂射獵於海邊

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史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三

表峻爲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衆恐必爲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旣至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峻卜之不吉遲廻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爲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王敦復肆逆尙書令郗鑑議召峻及劉遐援京師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爲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赴京師頓于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剋若復

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

通志

卷百一

列傳四十三

七

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約遣祖

渙許柳率衆助峻峻遣將軍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
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
衆萬人乘風濟白橫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
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
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官窮凶極暴殘酷無道
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
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
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疋金銀五千斤
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矯詔大赦惟庾
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宋

丹陽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
陽王羨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羨息播亦復本官於
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
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人晉陵時温嶠陶侃已唱義
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
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
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既
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鈔掠多
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剋由是義衆沮劬人懷異計
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

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
易除也温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
嶠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
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餘杭而大
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允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
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
以數十騎先薄趙允敗之峻望見允走曰孝能破賊我
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廻趨
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鬻割之
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完

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閉城
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虔亭
壘督護李閔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
衆走延陵李閔與虔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
亮降匡術舉宛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
温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
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衆奔張健於曲阿門阨不得出
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爲李湯所執斬于車騎府初管
商之降也餘衆竝歸張健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已同盡
殺之更以舟軍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

物不可稱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閩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鞞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竝梟其首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三

字

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來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亦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爲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祕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黨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翰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泰

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邱延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允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桓謹義興太守魏僑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竝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

通志

卷宿字

列傳四十三

七

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竝轉鬪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久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寶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籠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遂虜男女一十餘萬口一時

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爲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沿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恩復還于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要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沿海距之及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三

五

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洲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州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元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字子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雙
眸間微瞳子四轉善草隸奕碁之藝沙門惠遠有鑑裁
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
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
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
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汎海到番禺寇廣
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
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
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
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

通志

卷百三

列傳四十三

三

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恆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
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
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
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旣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君
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
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
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
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贖石水
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
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

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剋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徑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爲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祖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爲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羣帥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欲逃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剋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

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

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尙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氏進兵東下暉有異志因梁州人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爲主縱懼而不當走投于水暉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

通志

卷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五

涪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兵四千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縣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旣死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且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爲名乞師於姚興且請桓謙爲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喜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率兪難其人齡石

資名素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喜裕妻弟也
位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于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
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
尙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
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
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
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
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兇而攻之勢當
必剋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
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

通志

卷宿字

列傳四十三

美

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
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
尙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
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
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
縱不從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
業安可棄哉今欲爲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
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鬣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
曰吾養爾等正爲今日蜀之存亡實繫在我不在譙王
我尙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

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
耽於越巂追殺之耽之死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
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
石使至遂戮尸焉

通志

卷第十

列傳四十二

七



通志卷第一百三十一



